

辭世文學人小傳

撰文／張瑋儀·陳延宗·蔡佳芳·蕭友泰

王昶雄 (1916~2000)

靈敏的作家，

才會在平凡的生活中觀察出新穎的地方來，體認出新穎的意義來，……

我的筆，也就是要在生活的潮流沖激下，才會變得更尖銳、更有力的。

——王昶雄〈我為什麼要寫作〉



此照片由王凌祥先生提供

二〇〇〇年一月一日凌晨一時五十五分，全世界正歡慶著千禧年的到來，「少年大仔」王昶雄先生，卻因胃癌於台北國泰醫院溘然長辭，享年八十五歲。

是年十一月四日，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舉行「福爾摩沙的心窗——王昶雄文學會議」，並頒贈「第四屆牛津文學獎」以表彰其在台灣文學上的斐然貢獻，多位友人以專文寫成《王昶雄先生追思集》，收錄其好友李魁賢、廖中心等人所寫的紀念文，共四十餘篇，並收錄傳記作家林忠勝撰寫的王昶雄生前口述自傳長文，共達十萬字。台北縣政府文化局並將全力推動《王昶雄全集》的編輯出版工作。李登輝總統特頒褒提令：「文學家王昶雄，資性穎秀，……平生著作等身，以奔流、驛站風情等書，蜚聲文壇，士林望重。綜其生平，盡瘁臺灣文學復興大業，弘揚我國傳統文化統緒，敦世勵俗，德高崇隆。」代為受獎的，除了夫人林玉珠女

士，還有王昶雄為台灣寶島植下的鄉情、關懷、和肯定。

王昶雄先生，本名王榮生，為小說家、詩人、散文家、歌謠作者、醫生，對於文學、美術、音樂、戲劇皆有所涉。一九一六年出生於台北縣淡水鎮的海商家，雖不是書香世家，但是他從小就熱愛文學，遍閱各種書籍，從四書五經、章回小說、到芥川龍之介的《羅生門》等日本名家小說。八歲就讀淡水公學校，課餘時間就到私塾讀漢文，習讀《三字經》、《千家詩》、《昔時賢文》等。十三歲負笈日本東瀛，先進郁文館中學，曾獲得兩次辯論比賽冠軍，期間經常到神田內山完造的開設的中文書店，因此看了不少中文的文學作品，而此處即是他慰藉鄉愁的最佳處所，之後又依著興趣考上「日本大學文學系」就讀，雖然在台灣的父親並不反對他成為一個文士，但是當時想以此維生並不容易，於是他中途轉學重考進入「日本大學齒學系」。

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六年，是王昶雄留日的文學活動時期，前後兩次參加《同人雜誌》，之前為隔週刊《青鳥》，其後則是季刊《文藝草紙》，並在《台灣新民報》發表作品。一九四二年畢業返台，在家鄉淡水開設「岩永醫科診所」，加入張文環創辦的《台灣文學》，同時也在《興南雜誌》等發表作品，並創始「北台灣文學研習營」。儘管白天醫務繁忙，夜晚仍文思泉湧、勤於寫作，作品的量反而多過於從前，且卻不改其樂的說：「醫是側室，文學才是嫡配，所以使我照舊樂於將後半生投入其中。」

一九四三年，王昶雄先生二十八歲，以「祖籍中國、本籍台灣、國籍日本」的特殊身份，寫出中篇小說《奔流》。書中真實的反映出日治時期皇民化運動下，台灣人的心理衝突和精神煎熬，應以統治的日本人為傲？還是以生為台灣人為榮？這樣的雙重苦惱，也突顯了自我認同間的矛盾和衝突，而複雜的心靈撕扯，鋪陳出台灣人內心的抗拒和無奈，更形成了台灣人深沈的悲哀，故有人視之為「皇民文學」，但王昶雄對此耿耿於懷，不願《奔流》就此定位，而台灣文學研究者，則以不同立場，肯定這篇小說所現的堅韌不屈，誠實地探討台灣人在殖民者的文化霸權中的困境。此書遲至一九七九年才譯成中文，這是他第一篇譯成中文的小說，也是唯一的一篇，《奔流》不僅是戰前的經典文學，也是王昶雄的代表作，並奠定了他在台灣文學的重要地位。

王昶雄第一篇發表的日文中篇小說《淡水河的漣漪》，刊載於《台灣新民報》，也因此與林玉珠女士共譜戀曲。夫人林玉珠是名畫家、淡江中學禮拜堂的設計師、也是馬偕的外孫、膠彩畫家陳敬輝的得意門生，《奔流》當中的主角「伊東春生」，就是取材自陳敬輝。

在文學上他一直堅持著自我個性，透過文字表現自由的精神，並不斷求新求變，而文學之可貴，也就在於反映人世的生活，就像是一面鏡子，每一個文化背景和時代精神都是文學創作的基礎，而在真善美的指標下，厚實文學的密度和深度。曾在《自立副刊》上曾刊載〈日日是好日〉一文：「人活在世上，應該儘可能享受高

興的事，儘可能記住美好的情事，儘可能忘掉所有不愉快，讓悲傷、憤怒、哀戚等負面情愫，都遠離思緒。」平坦的人生，是人人所嚮往的；但崎嶇的生命之旅與激昂的生命之歌，卻也一樣博得喝采。

「咱若打開心內的門，就會看見五彩的春光，咱若打開心內的窗，就會看見心愛彼的人……青春，春春，今何在，望你永遠跼阮心內。」〈咱若打開心內的門窗〉是一九五六年，王昶雄作詞、呂泉生合譜而成，用五彩的春光、心愛彼的人、故鄉的田園、青春的美夢構成四個感懷的圖象，這是他最膾炙人口的作品，也是他人生的基調，這首帶給人希望的懷鄉之歌，至今仍感動許多台灣人的心，為台灣留下了可貴的心靈之窗，正如他一生所信，悲傷和愉快都會過去，仍積極的懷抱希望和信心，並關切週遭的人情、文化，就如他所熱愛的台灣！

王昶雄在日據時代用日文寫作，其小說、散文、詩、評論，質量都很可觀，小說創作以短篇為主，為戰前作家中散文藝術成就最高的一位。當時日本禁止報章雜誌使用漢文，迫使台灣使用日文書寫，儘管日本人強制台灣人的文化活動，他與呂泉生等人，仍積極發起各種活動，努力地為台灣的未來紮根，而成為台灣新文學運動「戰爭時期」重要作家之一。

經歷過政治生態、經濟生活、語言文字的改變，光復後，自己承認有一段時期渾渾噩噩度日子，「消聲匿跡」成了文學的逃兵，中斷創作二十年，最後還是認定：文學創作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。而以中文書寫雜文、散文，風格轉而注重抒情

言志，諸如詩歌、繪畫、雕刻、歌仔戲、掌中戲、原住民舞蹈……等，大量以關懷本土的型式展現，而《驛站風情》、《咱若打開心內的門窗》兩書，是他戰後文學創作的記錄，皆曾獲得「年度台灣本土十大好書」的推薦。

王昶雄小說類的作品有《王昶雄集》、《海鳴集》；合集類有《驛站風情》、《翁鬧、巫永福、王昶雄合集》；論文類有：〈王井泉先生快人快事／台灣文藝〉、〈酒與夢境／民眾日報〉、〈悼念琅山房主人／南瀛文獻〉、〈王井泉快人快事／台灣文藝〉；文章二篇：〈感慨談家山——滬尾風情畫〉、〈孤苦人群錄〉；及詩作：〈婚禮多美好〉、〈古井札記〉、〈我的歌〉、〈淡水河的回憶〉；在台語歌曲方面則有「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」、「結與結」、「我愛台灣我的故鄉」、「失落的夢」等二十餘首。

張恆豪認為他的四部中篇小說，正可作為他思想的註腳：《奔流》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場，冷智地揭露皇民化運動對台灣人心靈的摧殘與迫害；《淡水河邊》含蓄地表達了對祖國風土人情的嚮往；《梨園之歌》，傳達台灣同胞在異族高壓下和衷共濟、患難相助的情懷；《鏡子》影射兩種不同典型日本人心態，以及暗示台灣人的應付之道。

兩種身分，兩種生涯，既衝突又相輔相成，在醫學繁重嚴謹的壓力下，文學的抒發反而成為他的出口。

王昶雄先生參加許多社團活動，並主導「益壯會」，開始是為王詩琅先生從文獻會退休所辦的歡迎會，後來每月第三

個星期五定期舉行，並邀請一位特別來賓演講，起初參加者為早期文化人，包括王詩琅、李君晰、楊達、葉榮鐘、巫永福、杜潘芳格、劉捷、李超然、劉榮宗……等人，大概可分為戰前世代、戰後台灣筆會作家、台灣文史研究者三大類。「益壯會」的名字引自老當益壯，並以出席狀況分為「晴耕」和「雨讀」，而這些來自不同職業和各個年齡層的成員，就是靠著王昶雄的熱忱而凝聚的。

「歲月同時把悲傷的記憶與愉快的記憶一起裝載著流逝而去。」對王昶雄而言，瀟灑自然的人生才是最適意的，他毫無隱藏的表現自己，都是真性情的流露，就如他十分喜好品酒，而素有「酒中仙」的封號，他認為，「酒豈只能化解生命的沉醉，酒本身就是點綴人生艷麗的色彩！酒的迷人在於風情，是情的昇華。」飲酒的目的不是棄世，而是不與人爭、不與物忤。他謙虛、誠實，達觀且自然，在〈古井札記〉中自喻為古井之蛙，雖然只有一方小天地，卻可看到停雲和飛鳥，而在閒適中又蘊含著投擲而出，卻又每每回視的感傷情懷：「一顆不碎的心許願同你回航，回到夢寐以求的早年那些日子，只有不死的心依然飛揚，只好祈禱孤零河流無恙。」（引自〈淡水河〉）

然而許多的無奈與驚愕，並不是時間可以代為詮釋的，就如他所言：「物換星移，時代的巨輪不斷地把古老的東西壓碎，……每件事情都在來不及深思熟慮的情形下發生了。」（〈感慨談家山——滬尾風情畫〉）（張瑋儀）